

绿摇牡摇丹

序

夫传者，传也。播传于世，以彰忠贞义节；出于毫下，亦有雪月风花。借其腕下之余情，以解胸中之闲垢，而悦目畅于怀，消其长昼之暇，并警闲者之安。故胡为而评？胡为而刻？文涉率吁，词顽句拙。虽非效史，而亦可观，愿贤者览而削之。故作是传，欲谋其集，谓之曰《反唐后传》云耶。

道光辛卯重阳月上浣重陵二如亭主人谨书

第一回摇骆游击定兴县赴任

道德三皇五帝，功名夏禹商周。英雄五霸闹春秋，顷刻兴亡过手。摇摇青史几行名姓？北郊无数荒丘。前人田地后人收，说甚龙争虎斗！

这首《西江月》，传言世上不拘英雄豪杰庸愚之人，皆乐生于有道之朝，恶生于无道之国。何也？国家有道，所用者忠良之辈，所远者奸佞之徒，英雄得展其志，庸夫安乐于野。若逢无道之君，亲谗佞而疏贤良，近小人而远君子，怀才之士不得展其才，隐姓埋名，自然气短。即庸俗之流，行止听命于人，朝更夕改，亦不得乐业。正所谓宁作太平犬，不为乱离人。今闻一件故事，亦是谗佞得意，乱传国柄；豪杰丧志，流落江湖，与这首《西江月》相合。说这故事出在那朝那代？看官莫要着急，等我慢慢写将出来。

却说大唐高宗殿前太子庐陵王，不过十几岁，不能理朝政。皇后武氏代掌朝纲，名号则天。生得极其俊秀，有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。甚是聪明，多有才干，凡事到案前，不待思索，即能判断。他是上界雌龙降生，该有四十余年天下，纷纷扰乱大唐纲纪。只有一件不大长俊：淫心过重，倍于常人，一朝若无男子相陪，则夜不成寐。自高宗驾崩，朝朝登殿理事，日与群臣相聚，遂私通于张天佐、张天佑、薛敖曹等一班奸党。先不过日间暂为消遣，后来情浓意

摯，竟连夜留在宫内。常言道：要得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那朝内文武官员，那个不知，那个不晓？但此事关系甚大，无人敢言。武后存之于心，难免自愧。只是太子一十二岁，颇晓人事，倘被知道，日后长成，母子之间，难与相见。遂与张天佐等将太子贬赴房州为庐陵王，不召不许入朝。又加封张天佐为左相，张天佑为右相之职。朝中臣僚，惟有薛刚父子耿直，张天佐等常怀恐惧。适因薛刚惹出祸来，遂暗地用力，将薛家满门处斩，只逃走了薛刚同弟薛强、子薛奎、侄薛勇，兄弟叔侄四人奔至山林，后来庐陵王召入房州。及回国之日，封薛刚大元帅，薛勇正先锋。此是后话，按下不表。

且说广陵扬州，有一人姓骆名龙，字腾云，英雄盖世，武艺精强。由武进士出身，初任定兴县游击之职，携妻带子，同往定兴县赴任。老爷夫妇年将四旬，只生一位公子。那公子年方一十三岁，方面大耳，极其魁梧，又且秉性聪明，膂力过人。老爷夫妇爱如珍宝，取名宾侯，字宏勋。还有一个老家人之子，姓余名千，父母双亡，亦随老爷在任上，与公子同庚，也是一十三岁。老爷夫人念他父母素昔勤劳，只生了一个娃子，倒甚爱惜他。那余千生来亦是方面大耳，虎背熊腰，极有勇力，性情好动不好静。闻得谈文论诗，他便愁眉蹙额；听说抡枪弄棒，他就侧耳细听。虽是一十三岁小小年纪，每与大人赌胜，往往倒输与他。所以人呼他一个外号，叫做“多胳膊的余千”。老爷叫他同公子同学攻书，闲时叫他二人习些枪棒。公子与余千食则同桌，寝则同床。虽分系主仆，却情同骨肉。

老爷到任之后，少不得操演兵马，防守城池。武职之

中，除演兵之外，别无他事，倒也清闲。这老爷声名著外，多有人投在他门下习学枪棒。今有一人，系本县富户，姓名正千，字威远。其人黑面暴眼，相貌凶恶，十四岁上父母双亡，上无兄弟，下无姊妹。幸得个老家人主持家业，请师教小主人攻书。这官人生来专好骑马射箭，抡剑玩刀，文章亦是不大留心；各处访师投友，习学武艺。及至二十余岁间，稍长胡须，其色红赤，竟是个黑面红须。其相之恶，赛过尉迟恭几分，故此呼之“赛尉迟”。因他相貌异怪，人家女子都不许配他；他立志只在武艺上讲究，这件事倒也不在意下，所以二十余岁尚是只身独自。日间与人讲拳论棒，甚是有兴；夜来孤身独眠，未免有些寂寞。正是：

饱暖思淫欲，饥寒生盗心。

于是往往同几个朋友，向那烟花巷内走动，非止一日。

那日会见一个妓女贺氏，遂与他有缘。任正千乃定兴县一个富户，其心甚喜，加倍温存，实难舍割。遂不惜三百金之费，在老鸨之院内赎出，接在家中为妻。那贺氏生性伶俐，持家无事。不料她有个嫡亲哥子，贺氏在院内之时，他亦往往在院中端茶送酒，及贺氏从良任门，在任正千面前每每提起，说他极有机警，干事灵巧。任正千看夫妻之情，说道：“我家事务不少，既是令兄有才，请来我家管分闲事，一则令兄有以糊口，二则兄妹得以长聚，岂不两便？”贺氏闻言，遂开言道：“恩谢大爷之情。”于是兄妹俱在任府安身。

你道那贺氏之兄是何等人物？其人名世赖，字国益，生得五短身材，极有机变。正是：

无笑不开口，非谗不尽言。

见人不笑不说话，只好钱财。若逢有钱之事，人不能取，他偏能生法取来。就受些须羞辱，只要有钱，他总不以为耻。他一入任大爷之门，小心谨慎，诸事和气，任府上下，无一人不喜他，任大爷也甚欢喜。

过了年余，任大爷性格脾气，他却晓得了。逢任大爷不在家时，他瞒了妹子走出，与三朋四友赌起钱来，把自己在任大爷家一年积下的十二金，尽皆输去。后来在妹子跟前，只说买鞋子、袜子、做衣服无有钱钞，告借些须。贺氏看兄妹之情，不好相阻，逢借之时，或一两，或八钱与他。那贺世赖小运不通，赌十场输八场，就是妹子此后一两八钱与他，也不济事。况又不好今日借了明日又借，外边欠帐要还，家内又不便再借，于是无奈，遂将任大爷客厅、书房中摆设的小景物件，趁人静迹绝，每每藏于袖中，拿出变卖还人。任正千乃是有钱财主，些须之物，那里检点？不料贺世赖那一日输的大了，足要大钱三千文方可还帐，小件东西不能济事。且是习惯自然，胆更比从前的大些。在客厅、书房往来寻觅，忽然条桌底下有一大铜火盆，约重三十余斤，被他看见了，心中暗想：此物还值得四五两银子，趁此无人，何不拿去，权为卖了？于是撩衣袖将火盆提起，往外便走。

也是合当有事，将至二门，适值任大爷拜客回来撞见，因问道：“舅爷拿此火盆做甚么？”贺世赖一见，脸有愧色，慌忙回道：“我见此盆坏了一只脚，故此拿去，命匠人修整，预为冬日应用。”任正千见贺世赖言语支吾，形色仓皇，即走过来。将火盆上下一看，见四只脚皆全，并无坏处，心中大起猜疑。即刻到客厅书房，检点别物，小件东西不见了许多。任正千生性爽直，那里容纳得，遂将贺世赖叫

过来痛责一番，骂道：“无品行，不长俊！我以亲戚相待，各事相托，你反不顾廉耻，竟敢偷盗我家许多物件，你尚有面目见人乎？我若不看你妹子分上，该送官究治！你今作速离我家门，永不许再到我家。”说罢，怒狠狠的往后去了，见了贺氏，将此事说了一遍。

贺氏闻言，虽惜哥哥出去无家可归，无亲可投，几等丧家之犬，几等失林之鸟，口不言而心自伤；转念他自作孽，自受苦，也不敢怨任大爷无情，便说道：“他自不长俊，敢怨谁来？”口中虽是如此答话，心中到底有兄妹难舍之情。

由此贺世赖出了任大爷之门。从来恼羞便成怒，心中想道：“我与你有郎舅之分，就是所做不是，你也该原谅些须，与人留个体面，怎的今有你许多家人在此，就如此羞辱于我？”暗恨道：“任正千啊任正千！只要你轰轰烈烈一世，我贺世赖永无发迹便了。倘有一日，侥幸遇人提拔一二，那时稍使计谋，不叫你倾家败业，誓不为人！”此乃贺世赖心中之气，按下不言。

再表任大爷素仰骆老爷之名，就拜在门下，执贽受业。骆老爷见他相貌怪异，声音宏亮，知他后来必有大用。又兼任大爷细心习学，从不懈怠，骆老爷甚是欢喜，以为得意门生。这老爷所教门生甚多，只取中两个门生。向日到任之时，有山东恩县胡家庄一人，姓胡名珽，字曰商，惯使一支钢鞭，人都呼他金鞭胡珽，曾来广陵扬州，拜在门下习学武艺。一连三载，拳棒精通，拜辞回去。老爷甚是爱他，时常念及。今日又逢任大爷，师生相投，更加欢悦。这任大爷朝朝在骆老爷府内习学，往往终日不回，食则与骆宏勋同桌，余千在旁伺候，寝则与公子同榻。二人情投意合，虽系世兄

世弟，而情不异同胞。

老爷一任九年，年交五十，忽染大病，卧床不起。公子同余千衣不解带，服侍汤药。任大爷见先生病在床上，亦不回宅，同骆公子调治汤药，曲尽弟子之礼，谁知老爷一病不起，服药无效，祈神不灵。正是：

阎王注定三更死，怎肯留人到五更？

老爷病了半月有余，那夜三更时分，风火一动，呜呼哀哉！夫人、公子哀痛不已，不必多言。少不得置办衣衾棺槨，将老爷收殓起来，停柩于中堂。任大爷切于师生之谊，也不禁伤感一番，遂备祭礼拜祭老爷，就在府中帮助公子料理丧事。三日之后，合城文武官员都来吊奠，逢七请僧道诵经打醮，自不必言。

倏忽之间，已是终七。闻得京中补授游击，新老爷已经辞朝，即日到任。夫人与公子计议：“新官到任，我们少不得要让衙门。据我之意，不若择日起柩回南，省得又迁公馆，多了一番经营。”公子道：“母亲之意甚是。但新官到任时催迫我们回南，其奈路途遥远，非可朝发而夕至，未免仓卒慌忙。依孩儿想来，还是暂借民宅居住，将诸事料理完备，再择日期起柩，方无遗误失错之事。请母亲上裁。”

母子计议之时，任大爷亦在其旁，乃接口道：“世弟之言极是。师母大人不必着急，门生舍下空房甚多，即请师母世弟，将师尊灵柩迁至舍下外宅停放，慢慢回南，未为迟也。不知师母世弟意下如何？”夫人、公子称谢，说道：“多承厚意，甚得其便。但恐造府未免动烦，贤契费心，于心不安，如何是好？”任大爷道：“说那里话来！蒙师授业之恩，未报万一。师尊乘鹤仙游，门生常抱憾之至！今师母

驾迁舍下，师尊柩前早晚得奉香楮；师母之前，亦可微尽孝意：此门生之素愿也。不必他疑。”夫人公子谢过。任大爷遂告辞还家，令人将自己住居的后房收拾洁净，另外开一大门，好抬老爷的灵柩，从前门不便故也。任大爷同贺氏大娘住中院。

不讲任大爷家内收拾，且说骆公子家中，将细软物件，并桌椅条台，亦令人往任家搬运。不止一日，东西尽已运完，择日将老爷灵柩，并合家人口俱迁移过来。老爷灵柩进宅之后，仍将新开之门垒塞。骆公子出入，与任大爷竟是一个大门。贺氏大娘参拜骆太太，宏勋拜见世嫂。任大爷又办祭礼祭奠老师，又备筵席款待太太、公子。以后日食，任大爷不要骆太太另炊，一日三餐俱同贺氏大娘陪着。且喜骆家并无多人，只有太太、公子并余千主仆三人。公子与任大爷甚是投机相好，食则同桌，行则同伴，寝则同榻，朝夕不离，真如同胞兄弟一般，从无彼此之分。贺氏大娘与骆太太也是相宜，三餐茶饭，全不懈怠。太太公子每欲告辞回南，任大爷谆谆款留，骆公子亦不忍忽然而去，所以在任大爷家一住二年。

那年春季三月，桃花开放之期，定兴县西门城外十里之遥，有一所地名曰桃花坞，其地多种桃花。每年二三月间，桃花茂盛，士人君子，老少妇女，提瓶抬盒，携酒盛肴，络绎来此看桃花。任大爷值此春光明媚，不觉春情荡漾，吩咐家人备酒肴，遂请公子游玩；又吩咐贺氏大娘，亦请太太同行。于是两轿两马，带着余千，同往桃花坞而来。骆宏勋马到其间，抬头一看，真乃好个所在，话不虚传。怎见得好景致？

不知后事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摇王公子桃花坞游春

众人观望了一番，遂在大路旁边拣了一个洁净亭子，将食盒挑进。且喜内中桌椅现成，骆太太与贺氏大娘一席，任大爷与骆大爷一席，家人在旁斟酒。看官，你道这亭子内桌椅是那里来的？只因桃花坞乃定兴县之胜地，凡到春时，游人不断。也有邻近的，搬运桌椅容易；若远处来的，只能提壶携盒，不能携带桌椅了。就有这好利之人，买些木料，做些桌椅，逢桃花将放之时，士人游春之际，预先把桌椅摆设其间，凭那远方游人把钱。所以任大爷等，一到亭子内，桌椅所以现成。因骆太太、贺氏大娘在内，任大爷就把一两银子给他，包了这个亭子，别的坐头不许他再租赁与别人。这也不表。

再言任大爷与骆公子谈笑对酌，饮过数巡，肴举数箸，正在畅饮。忽听得大路之上锣声响亮，任大爷和骆公子站起身来，往那路上观望。只见一簇人围住，十数个汉子俱是山东妆扮；还有那妇女一老一少，老的约有六十内外年纪，少的不过十六七岁的光景，俱是老蓝布褂子。惟有那少年女子，穿了条绿绸裤子，鱼白包绫袜套，大红缎子花鞋，却不穿裙子。内中一个老儿，自称姓花，手提大锣一面，击得数声响亮。

骆宏勋看了一会，全然不晓得这是班甚么人，问道：

“世兄，此班是甚么名堂？”任大爷道：“世弟，此乃山东人所做，名叫把戏。南边亦曾见过否？”骆宏勋答应道：“弟倒未曾见过。”任大爷吩咐余千：“将那班人唤来，问他所会何样把戏。”余千闻命，下得亭子来，高声大叫：“那鸣锣的老人家，这里来，我家大爷叫你哩！”花老闻言，急忙走过来，满脸堆笑，说道：“大叔叫俺，想必要玩把戏了。”余千道：“正是。我且问你，把戏共有多少套数？每套要银多少？”那老儿答道：“大叔，我们马上九般，马下九般，外有软索、卖赛，共有二十套，每套纹银二两，若要做完，共银四十两整。若要单摘卖赛、软索，一套要算两套，两套就算四套，要银八两。不知大叔要玩那几套？”余千道：“你且在此少停，待我禀上大爷，再来对你讲。”

余千说罢，走上亭子，对任大爷说道：“小的方才问他，他有马上九般，马下九般，走马卖赛，并踩软索，共二十套。每套要银二两整，全套做完，共银四十两；若单摘卖赛、软索，一套算两套，两套算四套，要银八两。”任大爷开言向骆公子道：“马上马下十八般武艺，你我都是晓得的，可以不必，只叫他卖赛、踩软索，就给他八两银子罢了。”骆宏勋说道：“此东小弟来出，请世兄观看。”任正千笑道：“一客不烦二主，怎好叫世弟破钞？还是愚兄作东。”吩咐余千速速下去，单摘他软索、卖赛。余千领命，来到花老面前，说道：“我家爷吩咐，马上马下十八般武艺，俱都会的，单叫卖赛并踩软索。”花老道：“先已禀过大叔的，这两套要算四套哩。”余千说：“那个自然，你只放心玩，银子分文不少。”

花老答道：“领命。”回首望着自家一家人说道：“这位

单要玩软索、卖赛，给我们八两银子。”众人答应：“知道了。”只见一人牵过一匹马来，乃是一匹川马，遍身雪白，惟脊上一片黑毛。此马名为乌云罩雪，俱是新鞍新辔，判官头上有个铜圈儿，乃是制就卖赛之物。那老儿将铜锣放下，拿起个火把长杆，朝那两边摇摆着，口中说道：“列位老爹大爷，哥哥弟弟！请让一让，我们撒马哩。晚生先来告声罪，倘有不小者，恐被马冲倒，莫怪我事。”来往走了几次，看的人竟自走开，正中让出一条马路。

那老儿将长杆丢下，又拿起铜锣，当当响着，又叫道：“俺的儿，该上马了。”只见那个幼年女子，站起身来，将上边老蓝布褂子脱去，里边现出杏黄短绫袄，青缎子背心，腰间一条大红绉绸汗巾，衬着绿绸裤子；玉色绫袜套，花红鞋子，那一双金莲刚刚三寸；头上挽了一个髻儿，也不戴花，耳边戴一双金坠子。不长不短，六尺多的身躯，一个柳腰儿前后摇摆，和这配就的一身服色，就是一个花花蝴蝶儿，无人不爱。有诗为证：

蝉鬓云堆眉似黛，天生艳质降人间。
生成倾国倾城貌，长就沉鱼落雁颜。
疑似芙蓉初映水，宛如菡蕊半临泉。
雅淡不施青蝶粉，轻盈堪比霓裳仙。
飘飘恍如三鸟降，袅袅仿佛五云旋。

那女子闻父之命，不慌不忙来到马前，用手按住鞍子，手不抓鬃，脚不踏镫，将两手一拍，双足一纵，跳上鞍轿。左手扯住缰辔，二膝一催，那马一撒，右手将鞭子在马上连击几下，那马飞也似的去了。正跑之间，那女子将身一纵，跪在鞍轿之上，做了个童子拜观音的故事。满场之人，无不

喝采。话不可多叙，一连三次，又做了一个镗里藏身，一个大公钓鱼。桩桩出众，件件超群。三赛已过，那女子下得马来，坐在包袱之上歇息。早有人将软索架起，那女子歇息片时，站起身来，将腰中汗巾紧了一紧，又上了软索。前走后退，小小金莲在那索上行走，如登平地一般。

任大爷同骆大爷看得心爱，骆宏勋不觉大声喝采道：“只软索也值得八两银子。”任大爷应道：“真乃不差。”那女子正在软索上玩那些套数，忽闻有人喝采，声若巨雷，抬头一望，竟是叫他玩把戏的亭子内二位英雄：一个黑面红须，一个方面大耳。那方面大耳的，年纪不过二十上下，生得白面广额，虎背熊腰，丈二身材，堂堂威风，见之令人爱慕。一边男夸女技艺出众，一边女爱男品貌惊人。这且按下不表。

且说对面亭子上，也有两个人坐着饮酒观看。你说那两个人是谁？一个是吏部尚书的公子、礼部侍郎的侄儿，姓王名伦，字金玉。生得面貌俊雅，体态斯文。就是一件，色欲之心过于常人，凡遇见有颜色的妇女，连性命也不顾，必然弄到手才能罢休。他乃定兴县有名的宦家，广有银钱。父亲王怀仁，现任吏部尚书；叔父王怀义，现任礼部侍郎。轰轰烈烈，声势惊人。家内长养教习三五十个，合城之人，谁敢得罪他？倘有不知进退的，得罪他了，先着家人带领教习至其家，不论男女，痛打一番，不拘细软物件，捶个尽烂。然后拿个名帖，送定兴县，要打三十，县尹不敢打二十九，足足就要打三十，还要押到他府上查验。因此满城之人，那个不惧怕他，那个不奉承他？

旁边坐的那位，不是别人，乃是贺氏大娘之兄贺世赖。

自被任大爷赶出之后，腰内分文全无，流落不堪，过了半年，身上衣不遮体，食不充口。幸亏素常在城隍庙进香，道士见他落难至此，遂留他在庙内抄写签帖，只有饭吃，莫有工资。又过了半年，该他的运气来了。王伦来至庙内进香，见有签筒在香案上，顺便求得一签。贺世赖在旁，连忙与他抄写签诗。王伦细看签诗，一毫不解，就叫贺世赖代解。贺世赖知他是吏部公子，尽其平生谄媚之学，奉承了一番。王伦心中甚悦，遂请他至家中，做个帮闲。一住二年，宾主甚是相宜。是日也同王伦来此桃花坞游玩。

王伦看见那女子跑马卖赛，并踩软索，令人心爱，乃向贺世赖说道：“这女子年纪不过十五六岁，身材面貌倒也相称，但不知可是那一道儿否？”贺世赖笑道：“大爷真可谓宦家公子，连这班人的出身都不晓得么？凡卖赛的，以及那踩软索的、卖翠花的，游历各府州县，不过以此为名，全以夜间那活儿赚钱，那有不是此道者？”王伦道：“也不知他住在城里城外？明日会他一会才好。”贺世赖道：“门下昨晚听说到了一班玩把戏的，内有一个俊俏少年女子，住在西门城外马家饭店里，大约就是这班人。今兄果然有兴，待门下明日到他店里唤来，如鹰食燕雀一般，何难之有？”

王伦大喜，又叫道：“老贺，这桃花坞内，来来往往妇女也不少，但无有甚么十分入眼之人，我今只看中了两个。”贺世赖道：“大爷看中了那两个？”王伦道：“方才说的软索上女子一个。”贺世赖道：“还有那一个是谁？”王伦用手一指，说道：“你看对面亭子内坐的那一位少年堂客，瓜子面皮，瘦弱身躯，还有几分人才，你还未曾看见么？”贺世赖举目一看，不觉满面通红，笑道：“大爷莫来取笑，

那不是别人，乃是舍妹。”王伦喜道：“我与你相交既久，未曾说到你有令妹，今日才说出你有个令妹，但不知所嫁何人？”贺世赖用手一指，说道：“那桌案前坐的黑面红须，此乃是舍妹丈也。”那王伦一看，双眉紧皱，骂道：“老贺你这个人丧尽良心，怎将个如花似玉的妹子，嫁了个丑鬼怪形之人，岂不屈辱了令妹子？我与你相好不浅，怎不把我做个侧室，也胜嫁他十倍。”贺世赖道：“大爷错怪，门下与他相交在先，与大爷相交在后。”王伦带笑叫道：“老贺，你极有才干，怎能使令妹与我一会，我好好谢你。”贺世赖忙止道：“大爷说话，声音略低着些，不要被听见了。你道舍妹丈是谁？他乃是定兴县有名之人，叫做赛尉迟任正千。他性如烈火，英雄盖世，倘若闻得，为祸不少。”从来说：色胆如天大，淫心海样深。王伦道：“我今日一见令妹，神魂飘荡，就是五方神道，十殿阎罗，我也不怕！我今日且与令妹亲个千里嘴。”贺世赖拦阻不住，王伦将手托着自己嘴，对着贺氏嬉戏玩耍，不提。

且言那边亭子内贺氏大娘眼极清明，早已望见他哥子同那一个少年郎君在对过亭子内饮酒。那郎君年纪不过二十来岁，甚是俊雅。他原是出身不正，见了王伦，就有三分爱慕之意，口中虽与骆太太讲话，二目不住直往对面亭子内观看。见了王伦照着他亲嘴，心中愈觉爱慕。合当凑巧，王伦、贺氏正在传情之间，正千、宏勋正在畅饮之际，骆公子用手在桌上一拍，大叫一声：“气杀我也！”险些把一桌子器皿尽皆打碎。任大爷连忙站起身来，急急问道：“因何事来？”只因这一拍：

倾家情由从此起，杀身仇恨自此生。

毕竟不知骆公子说些甚么话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